



趙志軍 (號：大勇)

趙志軍的藝術之路(十六)

內蒙古師範大學特別注重學生的藝術修養和美的培養，支持學生校外實踐，鼓勵學生多去生活中、大自然和歷史古蹟中尋求藝術的真諦。

1987年的暑假，學校給每位學生發了60元人民幣，讓同學們自主選擇地點去採風寫生。我和同學常永生結伴決定一起去敦煌，我倆一路向西，先到了內蒙古包頭，同學任成達、苗景昌帶我們參觀了煉鋼廠、紫鋼廠，還有火車頭修理廠。告別包頭的同學，我們繼續向西，到達巴彥淖爾臨河市，此地臨近黃河，故得名臨河。我們去黃河邊寫生，我第一次看到黃河覺得無比震撼，真正了解到母親河的內涵和意義，長了不少見識。常永生家裏在磴口縣，是一個歷史悠久的古城，坐落在黃河几字形上游、陰山腳下。民國時傅作義將軍曾長期屯兵於此，我們去陰山尋覓觀賞了古老的陰山岩畫，又去黃河大壩採風，黃河上游的河水被攔截在壩內，每逢雨季或春季灌溉，開閘洩水，飛瀑百米，非常壯觀，真是令我這個從草原上長大的孩子大開眼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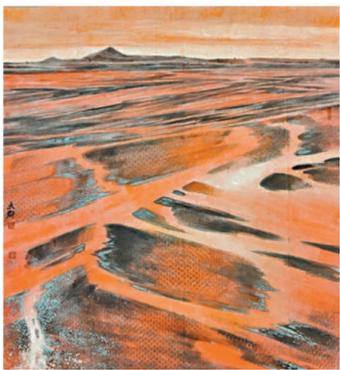
一眨眼，離開學校已十幾天，一路西來囊中已盪盡，沒有多少錢了，也就失去了繼續西進敦煌的信心，我望着露着腳趾頭、就要掉了底的鞋子，只好花幾元錢買了一雙布鞋，不捨地將我西進的「老夥計」丟到垃圾桶裏。買了一張回家的火車票，揣着僅剩的一點零錢，餓着肚子踏上了回家的路，夢寐以求的敦煌之路就這樣擱置了。

1988年全班同學一起去了大同，參觀雲岡石窟，詳細了解了雲岡石窟的開鑿背景和歷史意義，對佛教藝術在中國的傳播有了初步的概念。雲岡石窟佛像生動莊嚴，特別是雲岡大佛大耳垂肩，形態端莊，是中國文化傳統的表現手法。其臉部形象額寬、鼻高、眼大而唇薄，卻具有外域佛教文化的某些特徵。從那時起，我對佛教便有了敬仰之心，對古代石刻匠人

的高超技藝佩服不已。第二天，大家去了大同華嚴寺，老師一邊解說，我們一邊參觀，華嚴寺壁畫是中國現存遼金時期寺廟壁畫的重要代表，主要分布於華嚴寺大雄寶殿內。這些壁畫以佛教題材為主，規模宏大、技藝精湛，融合了遼、金、明、清多個時期的藝術風格，具有極高的歷史、宗教和藝術價值，令我們這些初入藝術之門的大學生目不暇接，更使我深深感到藝術之路的艱難和遙不可及。

記得之後還有一個假期，全班同學坐火車一起到北京考察學習，這也是我生平第一次走出內蒙古，到祖國的首都北京，全班同學坐在同一節綠皮車廂裏，經過一整夜12個小時的車程，終於來到了北京。

這次北京之行有許多第一次至今難以忘懷。第一次登上了長城、第一次來到故宮、第一次遊覽了慈禧太后的花園頤和園、第一次登上皇帝祭天的天壇和祈禱的地壇、第一次進入中國美術館，參觀了當時內地最具藝術水準的幾個美術作品展覽，看到了譽滿全國的羅中立的油畫《父親》，凝視着這幅油畫，才感覺到自己的繪畫技藝有很多不足之處。這一次出行，令我眼界大開，更明白了世界的寬廣和藝術的博大精深。



●《匯聚》之三 90cm x 96cm 水墨設色。作者畫作



沈西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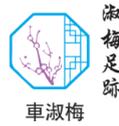
鄧光榮正義

鄧光榮雙手長滿繭，這是練硬功的標誌。對武術，鄧光榮興趣濃厚，柔道、空手道、國術、泰拳，他都練過，且有一定的造詣，足可應付街頭襲擊。一般學武者，即使身懷絕技，估量對手，不是掉以輕心，便是拿捏不準，結果吃了啞虧。大哥（鄧光榮）告訴我，打架千萬不可輕敵，3歲孩童也要當老虎來打。「阿沈，跟人交手，即使對方是個身材瘦弱的人，都得認真對付，一失足成千古恨呀！」1992年在利園酒店咖啡室，大哥一臉嚴肅地對我說。唯唯否否，有點狐疑（使唔使咁認真）？問街頭格鬥天王陳惠敏，答案一致。「西城，面對對手，絕不能輕敵，阿鄧（鄧光榮）說得對，3歲BB也得當老虎來打。」聽在心裏，不置可否。我少打架，不曾運用過這條規律。

鄧光榮的興趣有四：喝酒、聊天、武術、鬥狗。鬥狗跟陳惠敏志同道合，蔓草衍生的山頭，兩大相互廝殺，鮮血淋漓，殘酷無比，不忍直視。那趨利園咖啡座閒談，曾齒及太極拳，豎起大拇指讚賞，稱是最佳國術。「我有一個看風水的朋友，他學太極，有一回，我硬要他跟我過兩招，就在我家裏的客廳，以柔制柔，我用柔道想摔他落地。天呀，老樹盤根，無論怎麼摔，動不到他分毫，真要命。」喝一口咖啡，往下說：「要知道，朋友當時穿西裝，我穿運動裝，皮鞋全套。易地而處，中招的應是我。」領教過太極後，再也不敢輕敵。我跟過鄧太極師傅習太極，沒恒心，如今，悔之晚矣！

鄧光榮一向嫉惡如仇，遇不平事，必吐而後快，看不慣鄭少秋對待誼妹肥肥（沈殿霞）的態度，2008年在肥肥追思會上，挺身而出，正氣凜凜，怒斥鄭少秋：「秋仔，你上來表白一下，這些年來，你對阿肥付出些什麼？對女兒又付出過什麼？如果你說不理會女兒，不要緊，你上台來說。」此話一出，全場目瞪口呆，鴉雀無聲之後，掌聲雷動。鄭少秋默然相對，欣宜護父，始平息尷尬場面。

本來人家家事，誰對誰錯？局外人難定論，可大哥一番話，聽在我心中，又如醍醐灌頂，教我明白，男人結了婚，要對太太好，否則，惡果自食。大雨淋漓，撰文念大哥，原來已走了14年，他的一笑一語，仍在我眼前。



車淑梅

蒙德揚憶起父親往事

提起「電器大王」電飯煲之父蒙民偉先生一定會想起著名的蒙氏咖喱，早前我遇到了「信興集團」主席蒙德揚博士，談及其父親當年抱着電飯煲四週去宣傳的往事，他劈頭來了一句：「我好掛住佢。」電器大王在2010年7月離世，已經15年，香港人依然懷念這一位帶領香港人進入家電時代的重要人物。

「父親26歲創業，9年之後我出生，他很低調，我們在學校作文寫我的父親，我會寫他是一個電器維修人員，家裏的電器都是由他來維修的。」

聞說蒙德揚小時候對天象和颱風非常有興趣，「是的，我見到颱風來了，幻想可能明天不用上課了，如果可以做到天文台長就好啦，父親提醒香港只有一個天文台長啊。後來進大學，我先修電腦，兩年後修電機工程。」

蒙德揚畢業回港跟爸爸到日本開會，再留下學習，一去4年，「什麼職位也做過，甚至送貨執倉，事事落落腳腳的，回來了日文流利過廣東話。回來進入公司工作心情好複雜，當時父親對我沒有優待，我到底是員工還是老闆的兒子？終於，我明白了，工作時間是員工，回家就是兒子了。」

「父親常掛在口邊說一定要用心去做事，他也創意無限，當年的電飯煲蓋是密封的，父親知道香港人喜歡在飯煲內蒸肉餅、臘腸，特別在蓋上設計了一個圓形有弧度的玻璃窗，好受歡迎。」

「小時候父親非常忙碌，常去日本出差，在子彈火車上認識了一位印度人，他教了父親煮咖喱，弄『蒙氏咖喱』是全家出動的，我負責切洋葱，不下水只用蘋果汁，媽

媽焗定牛腩，跟住爸爸出場去爆喇咖喱粉，這是父親的味道，入口鮮甜，慢慢辣味便出來了，跟見到他一樣會流汗……後來明白他的做事手法就開始適應了。最難忘和父親一齊去釣魚，魚絲亂了他一定要自己去解，問題是你造成要自己去解決，可能要花掉半小時，所以我現在很好耐性。」

蒙民偉博士常言，取諸社會用諸社會，分別設立了慈善和教育基金，很多大學都建立了蒙民偉大樓，「父親強調國家要強大，一定要在教育方面做好。父親關心新一代，也喜歡和我們一家人穿著同一服裝去旅遊，其實他愛攬著我們，就像我現在對子女一樣。」

風趣幽默的蒙德揚笑言女兒是前世情人，兒子就是情敵，因為他們最愛阿媽，「我兩個情人都好識做，每次飯後回家前都會親親我的。我的兒子開始接手，我信教後也懂得釋放所有問題交給上主，運動方面希望在未來5年跑多一個馬拉松，照顧好自己身體，90多歲的媽媽繼續健康快樂。」

有「信」則興，相信有信心一定心想事成。



●蒙德揚博士最難忘和父親一齊去釣魚。作者供圖



鄧訓晶

補鍋匠

酷暑連天，廚房就像火爐一樣。那天中午我正揮汗如雨炒菜時，鍋底突然哧哧的燃起火花，仔細一看，哎呀，糟糕，是鍋底穿了一個洞。一個小洞，就報廢了一口鍋，多可惜呀，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遠去了的補鍋匠。

小時候，在老家常常能聽到「補鍋嘍……補鍋嘍……」的吆喝聲，我們都知道那是走鄉串戶的補鍋匠在攬生意，經常在街頭村尾看見他們支起攤子就補鍋。每逢趕場天，在我們小鎮河邊也有一個補鍋匠在那裏擺攤。那時人們生活還不寬裕，都很節約，鐵鍋穿個洞捨不得扔了，要補好再用。一到趕場天，一大早就有幾十口鍋排隊，生意很好。

有一次，我家的鍋燒了一個洞，父母要上班，沒有時間，就叫我把鍋拿去補。我怕上課遲到，不想去。嘀咕了半天，母命難違，我只好遵命，一大早就起來去補鍋。鍋太重，我力氣不夠，雙手端着很費勁，我就把它頂在頭上。到了河邊一看，補鍋匠還沒有來，爛鍋已經有二三十口了。大家都把鍋依秩序放好，就該幹啥幹啥去了。等趕完場辦完事再來拿，大家都守規矩，沒有人拿錯。我也放好鍋就去學校，等放學了再來拿。

一上午都想到補鍋的事。好不容易到了最後一節課，我跟老師請假去拿

補的鍋，老師爽快地准了我的假。現在說來是不是不太相信，我們那個年代的孩子就這樣，父母忙著掙錢餬口沒有時間。我們就要請假做些雜事，去買煤油、買煤炭……

我蹦蹦跳跳來到河邊，看到我的鍋還沒有補。我就在一旁看補鍋了，這是我第一次近距離看補鍋的全部過程。補鍋匠先把鍋的爛洞周圍清理乾淨，打磨平整。再把鐵塊放在一個像小碗的一樣容器裏熔化，這個「小碗」耐高溫。這時補鍋匠就會使勁拉風箱，把火燒得旺旺的，爐火映着補鍋匠黑紅的臉龐，他肩上了搭了一塊帕子，不時地擦擦滿臉的汗珠，我看那塊帕子都快擦出水了。經過一陣高溫，鐵熔化了成了紅彤彤的鐵水，補鍋匠左手戴了一個有墊子的厚厚的手套，用一個細長勺子，把鐵水舀起一點放到手心裏。鐵水在手心裏變成鐵水珠子滾來滾去，補鍋匠把一顆鐵水珠從外面鍋底對準小洞按上去，另一隻手在鍋裏面用一個布條按壓，把這顆鐵水珠按平堵住洞口。這樣算一個補丁，如果洞大，要補好多個，收費是按一個補丁1角錢來收。補了之後，要把鍋裏面打磨光滑，不然炒菜時，怕鍋鏟又把補丁鏟掉。別看補鍋匠的雙手粗糙，但補起鍋來，靈巧自如。手藝好的補鍋

匠，補的鍋光滑細膩，不仔細看，看不出補丁。

好不容易等到我的鍋補好了，我又頂着回家。

自從那次去補了鍋以後，我覺得補鍋很簡單。後來，鍋的補丁掉了，我就學補鍋匠自己補。我家隔壁是鐵匠舖，中午下班後，我悄悄到鐵匠舖找到一塊鐵，在鐵匠的火爐裏熔化。學着補鍋匠的樣子，把鐵水舀起一點，放到戴了手套的手心裏。結果，哧溜一聲，鐵水燒穿了手套，我甩甩不掉，手心燙起一個碩大的水泡。

媽媽一面跟我冷敷水泡一面數落我：你以為什麼都那麼容易學會？補鍋匠舀鐵水有專門的手套，裏面有一層隔熱的東西，鐵水是穿不透的，所以才不燙手。那手藝要當幾年學徒才能學會，是下苦功吃苦學藝得來的，看看就會了，沒有那麼好的事。就像你們讀書一樣，上課不用心，不完成作業，不刻苦努力，學習能搞好嗎？媽媽一席話，我如醍醐灌頂。是啊，補鍋匠手上的厚繭，留下不知燙了多少次的傷痕，這一雙手承載着他兒女讀書的希望、承載着一個家庭的希望，也是他勤勞人生的寫照。

補鍋嘍……補鍋匠那穿透歲月的吆喝聲，已經消失很久了，但我相信他留在很多人的記憶裏。



陳復生

父親已離開我36年了，自1989年跟他歡度最後一次父親節。每年的父親節，總愛凝望母親梳妝台上這幀照片——那年9歲的我，輕倚在父親懷抱，過着無憂無慮的童年……彷彿重回那段充滿喜悅溫馨的歲月！

每逢父親節和其他節日，就會到煙具店選購不同款式的煙斗送予父親。父親年輕時，已開始抽煙斗，其後更成為他的終身喜好，書桌上、櫃子裏，擺放着各式各樣的煙斗，琳瑯滿目，漸漸也成為他的收藏品。

父親常去的煙具店「福和」，上世紀六十年代曾開設於尖沙咀海運大廈，當年我們在海運戲院看完電影，便順道前去「福和」，買煙斗、煙絲等物品，蓋抽煙斗甚為講究，要配合不同的清潔保養工具，也是一門學問。

後來，「福和」搬離海運大廈，我上中學時去的那間「福和」，在麼地道假日酒店附近，因為每年總會光顧幾次，店內的叔叔們早已熟悉，他們總會介紹款式別致獨特的煙斗給我，甚至會訂貨預留，服務周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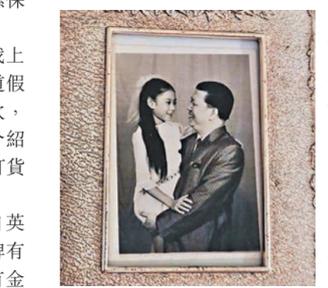
我們經常選購的煙斗，大多來自英國、丹麥等歐洲國家，印象中的品牌有Dunhill、Stanwell、Peterson等，還有金

思念父親

色方形罐裝的London Dock牌子煙絲，是父親至愛的口味；也有特別設計的煙斗專用打火機，可以傾斜角度去點燃煙絲。

上世紀八十年代初，香港經濟起飛，外國名牌紛至，瑞士的Davidoff雪茄店進駐當年的麗晶酒店和半島酒店，他們有一款特別用來盛裝煙草的隨身皮袋，設計精巧，柔軟密封，叫人愛不釋手——這是我第一次跟Davidoff邂逅的購物體驗。難得的是父親也覺得這皮煙袋十分輕便好用，後來又再買了一些。

父親離世後，昔日尖沙咀的「福和」已搬到雲咸街，Davidoff只保留了在置地廣場的店，每回經過，總愛佇足、流連，但願時光倒流，夢迴年輕的我……淡淡煙香隨來，無盡思念父親抽煙斗的睿智、優雅和從容的人生藝術。



●九歲的我輕倚在父親懷抱，過着無憂無慮的童年。作者供圖



查小欣

《刑偵12》港式懸疑

晚晚追《刑偵12》，劇集開播以來，收視一直高企，眨眼本週五便大結局。究竟林保怡惡鬥其他人格，誰勝誰負？他跟陳自瑤能否排除萬難過美滿生活？張振朗和他的善良人格和邪惡人格下場如何？曹永廉能脫罪嗎？傅嘉莉呢？

跟林保怡通WhatsApp，稱有他助陣套劇趣味十足，他謙稱「仍在學習中」。去年他憑《白日之下》角逐金像獎影帝，可惜未能如願，觀眾替他不值，我稱他「民間影帝」，微博搜獲封他「無冕之王」，他很感動，並說出心聲：「希望再遇上有發揮空間的角色和劇本。」《刑偵12》中，他亦忠亦邪，另一人格陳法蓉，說話神情語氣變成女人，甚考演技，保怡應過足戲癮。

林保怡搭陳法蓉有新鮮感，跟出爐視帝張振

朗有化學作用，連環離奇謀殺案，充滿懸疑性極具追看性，觀眾跟着去查案。套劇用「解離症」作為主線，如不知道這個症狀，會以為是撞鬼，上世紀八十年代出版，關於人格分離的名著《24個比利》，根據真人真事撰寫，內容相當精彩，我用幾天時間追看完，當時有不少電影公司想改編拍成電影，後來卻不了了之，劇中也有提過這本書。

《七宗罪》是上世紀九十年代一部心理犯罪驚悚電影，由畢彼特和摩根費曼主演，街頭判官私底下懲罰犯下傲慢、嫉妒、憤怒、怠惰、貪婪、暴食、色慾等七宗罪的人，票房熱賣。

《刑偵12》將《24個比利》Crossover《七宗罪》，加入獨有的香港元素，打造港式警匪懸疑，拍攝手法利落，將複雜的劇情清楚交代。套劇口碑佳，林保怡和張振朗更被視為角逐視帝大熱。



●林保怡《刑偵12》演技大晒冷。作者供圖



文公子

世道人心非昨日

美國拘捕非法移民引發的示威衝突未有平息。總統特朗普指出，有示威者表現「專業」，質疑有人收取報酬及煽動民眾上街。美國國土安全部長諾姆較早前亦表示，抗議活動的參與者，是有組織的，他們在人群和抗議活動中互相發出訊號以煽動暴力，是「專業行動」。

美國這場專業而有組織的示威活動，不禁令人聯想起香港2019年的修例風波。當時的示威者都聲稱活動沒有大台，但實際卻是分工明確，深具組織性，完全依照「顏色革命」劇本演出，是意圖顛覆香港政府合法管治的暴亂。對於街頭暴亂，美國政府強力鎮壓，還不打自招，將當年曾用於香港的套路揭露出來。當年香港被煽動參與暴亂的人，是否會因而覺醒？事實上，裝睡的人是喚不醒的。相信他們就算

已心知肚明被利用，甚至被人用完即棄，也決不會認栽，只會抱持千錯萬錯也錯不在己的態度，繼續選擇軟對抗。

事實上，除不願認栽的人性外，世道人心也真的時移世易。近日，文公子在臉書（Facebook）回顧中見到十年前的發帖，今日讀來，心有戚戚。事緣當日文公子在臉書見到有網友上載一張攝於上世紀七十年代，展現基層刻苦生活的照片，但卻見眾人都面露笑容。網友的感言云：「以前我們是窮，但懂得開心笑。現在社會富裕了，但我們只懂得嘲笑。」文公子於是發帖如下：

以前我們是窮，但懂得開心笑。以前港英政府只會獨裁歧視，老外永遠騎在華人頭上，貪官和英商勾結得明目張膽，福利？有等如無……綜援不會讓你能過有尊嚴的生活。當時的香港人卻不會花時間理政

治，寧願自力更生。樓，通常是租的，但家，卻是自己的；離婚絕對是大件事。鄰里會守望相助，是一個人情味濃的善良社會。

現在社會富裕了，但我們只懂得嘲笑。每件事都被有心人變得政治化，一句市民「應該擁有」，就要政府負上全責……似乎聲音只要夠大，就凡事都可爭取……樓，多是自己的，但婚，卻經常在離，Home只是睡覺的地方，而不再是Family。鄰舍姓名誰？通常都不知道；人情味早已消失於社區，涼薄的網絡欺凌，卻「開過立秋」……

大家都不想下一代，再過我們的艱苦歲月。怪獸家長望子成龍卻總有求必應，結果新一代完全不知世界艱難，對香港得來不易的繁榮安定不懂珍惜。不知足，又豈會快樂？而我們只懂想當年的行為，他們只會當是笑話去嘲笑。